



编委会主任 马西林

主 编 李文衡

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肅通志

卷之四



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

编委会主任 马西林
主 编 李文衡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李文衡主编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9
ISBN 7-80608-5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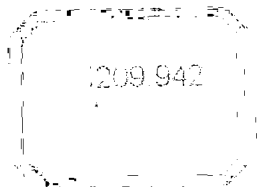
I. 甘…

II. 李…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甘肃②艺术评论 - 甘肃 - 现代

IV.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148 号



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东岗西路 316 号 730000)

责任编辑 车满宝 装帧设计 温雅莉

兰州文晶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43.25 印张 32 插页 1627 千字

ISBN7-80608-510-6

I·45 定价:168.00 元

前 言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回顾甘肃文学艺术五十年来风雨历程和成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决定编辑出版《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以鼓舞和激励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好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记取教训,脚踏实地,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走向更加璀璨辉煌的二十一世纪。

编辑本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综述、评介各时期各门类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成就,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甘肃文艺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考。

本书以作品为主干,以时间为线索,辅之以作家艺术家的个人成就。综述、评介各门类各时期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在难以按艺术门类或按时间划分章节评述时,则按个人成果评述。

本书分为文学卷;舞台艺术卷,包括戏剧、舞蹈、音乐、杂技、曲艺;造型艺术卷,包括美术、书法、摄影;广播影视艺术卷,包括广播文艺、电影、电视剧、电视文艺和音乐电视等;民间文艺卷;文艺理论批评卷。各卷首有概述,全书开头有总论。这些,均为本书编撰者的思考。本书没有把文艺机构、单位、团体、报刊、事件、活动及各项文艺设施建设和发展作为主要内容,只在全书末尾附了有关方面的简介,以供参阅。

这是一本甘肃文艺史性质的编著,但只是力求史论结合,没有正式以“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史”定书名。因为许多作品问世才几年,未能经受较长历史时期和人民群众的充分检验和评价,正式写史尚早。在评介作品时,以其思想艺术价值、特色和优长为主,个别作品涉及缺点,只是点到为止。这又有别于专门研究五十年文艺发展的论著。

《总论》中论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的历程,分建国初十七年、十年动乱

时期、三年拨乱反正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五个阶段论述。这是从宏观上观察分析各门类文艺进步和发展的整体特点、趋势和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所作出的分期判断。而有些文艺门类又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趋势和现象,所以各卷概述中分期不尽相同。有的文艺品种和形式的发展,甚至很难分时期和阶段论述。于是,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也就没有强求统一。

甘肃当代五十年文艺发展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照片,它们记录着作家艺术家们艰苦创造过程中的身影和足印,成功和喜悦。选印在这本书里的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还有许多没有收集到。如今这样排印,并非绝对以所反映艺术作品的水准高下定取舍,排先后,而主要是为增强本书的历史感、真实感,引发更多有意味的回忆和深思。

由于部队作家艺术家是以个人会员的身份自愿参加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有关文艺家协会的,所以,本书只反映部队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成果,集体创作成果一般不作反映。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并没看到过任何涉及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全貌的文艺史志论著和资料。因此,这算是研究论述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的第一部史论结合的书。评介、论述虽力求客观公正,但毕竟难以处处做到确当无误。加之有些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未收集到,遗珠之憾已萌于心。故极希望听到对本书的修改、补正和批评意见,力争能够修订再版,相信那时本书将是有更多读者较为满意的一种面貌。

甘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文学艺术历史悠久。朴实勤劳的人民,丰富多彩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奇妙神秘的人文自然景观,哺育了许多文学艺术大家,孕育了难以数记的文学艺术名篇名作。从古代到当代,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推陈出新,今胜于昔。当代五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在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甘肃文艺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大变革,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文艺成为主流。人民既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是文艺的主人。编写本书的社会责任感也在这里。抚今追昔,察今鉴古,瞻前顾后,展望未来,甘肃当代文艺势必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有更美好、更绚丽、更为人民喜闻乐见的灿烂明天。

总 论

甘肃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1949年“8·26”的炮声中,迎来了新时代的朝阳,迎来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同时,也掀开了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的甘肃当代文学艺术史的历史新篇章。

从陕甘宁边区和战地硝烟中走来的革命文艺战士,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历经磨难和斗争考验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会合了。他们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投身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为甘肃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坚强的文艺骨干和中坚力量形成了,一代代文艺新军成长起来了,一批批饮誉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文艺精品力作涌现出来了。

甘肃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五十年壮丽而曲折的历程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是甘肃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生和初步发展期。

戏剧方面的成就是显著的。首先是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传统戏曲剧目及表演进行了整理和改革。1953年成立了省剧目修审委员会,负责搜集了几千个传统剧目,整理出一大批富有人民性和内容健康的优秀剧目,还上演了《白毛女》等新剧目。在此之后,全省戏剧艺术有了历史性、奠基性的大提高、大进步。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滚滚的白龙江》、《天山脚下》、《远方青年》、《八·二六前夜》、《教育新篇》、《岳飞》,歌剧《向阳川》,陇剧《枫洛池》、《草原初春》,秦剧《李秀成》等一大批优秀

剧目,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探索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提高戏剧艺术表演水平,培养各类艺术人才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实绩。《在康布尔草原上》、《远方青年》在甘肃戏剧史上首次获得文化部奖励。周恩来总理两次观看了歌剧《向阳川》,高兴地说,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之后,西北又出来一个《向阳川》。他自己唱了主题歌《中华儿女斗志昂》,并指挥大家一起唱。音乐家们对陇东道情音乐进行整理、创造和发展,形成甘肃特有的地方剧种陇剧,创作演出了甘肃戏曲史上第一台陇剧《枫洛池》,至今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特别是诗歌和短篇小说。首先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两部长诗。李季的《杨高传》,塑造了杨高和端阳这样两个把纯贞的爱情融于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精神的生动形象。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展现了哈萨克族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祁连中秋》、《草原新传奇》、《祁连晨曲》是甘肃最早的个人短篇小说集。甘肃作家和文学作品也由此走向了全国,引起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还涌现了短篇小说《闷杵杵前传》、《春到油矿》、《火烧林家寨》、《夜宿落凤寨》、《补充材料》,诗歌《烽火台抒情》、《十月抒情》,散文《兰州寄语》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也获得了丰收。以藏族民间传说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拉伊勒和隆木措》和搜集整理的藏族民间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部分),是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和斗争凝结成的文学珍品,渗透着藏族人民的坚强性格、高尚品质和为爱情、为自由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还有抒情诗《致雪山》、《耶松达坂的春天》,故事集《金瓜和银豆》,花儿集《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等,展现了在甘肃这片土地上各少数民族的劳动、智慧、创造、理想、憧憬和划时代的美好新生活。东乡、保安、裕固三个我省独有民族的新文学也开始起步,结束了这几个民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

美术、电影、音乐、曲艺等艺术门类,在回顾和讴歌刚刚过去的革命斗争和正在开创的新事业、新生活方面,都有一批思想艺术质量比较高的优秀作品。油画《瓦子街大捷》、《山海关》、《解冻》,雕塑《草原民兵》、《春雨》,版画《草原巡医》、《黄河流凌》、《抢修农具》、《耕耘》、《金色的河西走廊》,连环画《阿克里木和他的儿子》,电影《黄河飞渡》、《红河激浪》、《草原雄鹰》等,都为甘肃当代文艺史开篇的辉煌增添了光彩。

为这一时期甘肃文艺的发展作出重要成绩的,还有几个文艺期刊的创办。《甘肃文艺》(1956年改为《陇花》)、《工农文艺》、《敦煌文艺丛刊》、《红旗手》(1961年改为《甘肃文艺》),不但发表了许多文艺作品,还组织、修改、编发了不少文艺评论文章。陈涌的《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不仅对甘肃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起了很大带动和鼓舞作用,也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力作。

第二阶段:1966年到1976年,是甘肃文艺萎缩、沉寂和深受摧残的十年。

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广大文艺工作者,毁坏文艺团体和文艺机构,篡改党的正确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歪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践踏深受人民喜爱的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而且每批判一个作品,便设置一个禁区。批了电影《红河激浪》,再不准写陕甘宁边区;批了话剧《岳飞》,再不准写历史剧;批了《八·二六前夜》,再不准写西北解放战争;批了话剧《远方青年》,再不准写男女爱情。于是,革命文艺园地一片荒芜,满目疮痍。另一方面,适应“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却出现了所谓表现“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战长年》、《主要战场》等一百三十多部作品。毒草丛生与百花凋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历史上是非颠倒的一页,也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留下了极为沉痛的、又是极为难得的教训。它为此后甘肃大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一笔具有反面警示意义的宝贵财富。

第三阶段:1976年底到1979年,是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三年拨乱反正时期。

甘肃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年后又一个解放的十月,喜庆的十月,把淤积十年的血泪和愤懑,以匕首般的漫画,火焰般的诗篇,喷发了出来,给甘肃文艺史上留下了为时虽短,而又极富光彩的战斗的一页。

这一时期甘肃文学艺术的最大成就,一是产生了甘肃文艺史上对中国文艺发展贡献最大、在国内外影响最深远的优秀作品;二是结束了甘肃没有长篇小说的历史。

甘肃省歌舞团(敦煌艺术剧院的前身)创作和演出了大型民族历史舞

剧《丝路花雨》，高扬了一个伟大的主题——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融合与团结，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这个主题的时代意义在于，它既是数十年闭关锁国的反省，又是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思想动力；既是对软弱贫穷根源的追思，又是渴望富强兴盛道路的探寻。它复活了中华民族古代壁画中的优美舞蹈，为复兴东方乐舞，创立敦煌舞蹈艺术流派，迈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步。它也凝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刚刚走过来的那段历史中，真善美与假丑恶之斗争的痛定思痛的思想成果和美学成果。这个舞剧诞生二十多年来，已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出访了朝鲜、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和舞蹈艺术家的高度赞誉，被誉为与《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宝莲灯》、《小刀会》齐名的“二十世纪舞蹈艺术经典”。甘肃省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西安事变》，打开了话剧舞台上不能出现国民党上层人物形象的禁区，也为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提供了经验，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取得了成功。这台以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震惊中外的事件——西安事变为题材的话剧，对1978年前后的中国话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兰州市京剧团的《南天柱》，为京剧塑造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功探索。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还创作演出了一大批优秀剧目。

在文学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七年，没有出现一部长篇小说。而在拨乱反正的三年里，有《大路向阳》等五部长篇小说陆续出版，从而结束了甘肃没有长篇小说的历史。短篇小说的异常活跃，也是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出现了一批深沉反思历史，敏锐观察和反映剧烈社会震荡的佳作。《检察长人选》、《落叶无声》、《风雪茫茫》、《冰桥》、《在那个早晨》等都有较大反响。此外，《古堡》、《米拉尕黑》、《马五哥与尕豆妹》、《血写的证书》、《贺老总，请你听我朗诵》等一批长诗、叙事诗、抒情诗，也是这一时期优秀文学作品的代表。

第四阶段：1980年到1990年，甘肃文学艺术胜利地跨越了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大发展的80年代。

这十年间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最鲜明的标志是一批短篇小说佳作的出现。《美与丑》、《麦客》、《喊会》先后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荒原》、《弩马》分别获国际青年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征文一、二等奖。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的大踏步前进，把甘肃文学创作推向

了一个新阶段。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充分显示了文学实力的增长和艺术脚步的雄健。涌现了中篇文学作品一百多部,长篇数十部。其中有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如中篇小说《祁连人》、《甲光》、《阿八》、《盗马贼的故事》、《马班长闲话》、《孀居》,长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扎西梅朵》、《雁南飞》、《爱神?死神?》、《黄巢》,传记文学《最后一枪》,长篇报告文学《祁连雪》、《丝路潮》等。饱蘸着黄河儿女劳动、生活的艰辛与热情的中篇小说《清凌凌的黄河水》,被译介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报告文学《共和国不应忘记》、《共和国功勋部队》,浓重抒写为开发建设大西北奉献了青春和生命的社会主义英雄豪情伟业。真实展现红军战士悲壮西征的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发人深思,动人心魄,被全国数家报刊争相转载。

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也有重要发展,诗集的丰收和现代新诗连续簇涌而出,使日趋繁盛的甘肃当代诗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建国初至1980年,全省只出版了二三部诗集,而80年代的十年就有三十多部诗集问世。散文集《灞桥烟柳》等,杂文集《杂苑英萃》,儿童文学作品集《赵燕翼童话选》等的出版,预示了各种题材,各种形式、风格、体裁的文学创作互相促进、全面发展的新趋势。

这十年间,美术、书法、摄影等造型艺术显示出向着高水平、高质量和群众性、大众化发展的特征和趋向。普及与提高的结合,艺术创作活动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密切结合,呈现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艺术繁荣景象。

版画、油画、国画、雕塑等有较大发展,漫画、插图、儿童美术、漆画、壁画艺术组成了新的队伍,并有突出的创作成果。1980年以后,在全国性各种展览中,甘肃获奖美术作品有《捻线乐》、《天下雄关》、《采花节》等四十多件。《大漠奇观》获全国美展铜牌奖。此外,城市雕塑队伍异军突起,作品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都立足在一个高的起点,富有民族风格、民族气质和地方特色。《黄河母亲》和《丝路古道》获全国城市雕塑优秀奖。《绣花女》获刘开渠雕塑艺术基金奖。连环画创作也有很大发展,儿童美术作品《淘气的小猴》获全国美展铜牌奖。美术家们还利用自然资源条件和传统工艺,研制创造了漆画这个新画种。树皮画、根雕、现代壁画也发展起来。第七届全国美展,有四幅现代壁画和《陇南晨曦》、《净土》两幅漆画入选。1987年以来,漫画也一改长期默默无闻的局面,连续两年共有九幅

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和中国漫画展,《浅水无源》首次获得全国性奖励。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等,收藏了《沃土》、《丝路友谊》、《生机》、《金城颂》、《荒漠笛声》、《野百合花》、《松鹰图》等美术作品 30 多件。体现了优秀美术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

书法艺术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普及与提高,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特点。书法家的艺术创作和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地县厂矿等基层单位,书法艺术活动异常活跃。“书法热”波及全省,方兴未艾,优秀作品不断出现。1982 年以来,有 72 件作品获全省优秀文艺作品奖。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书法展览中共有 26 件作品入选。第四届全国书展甘肃入选作品数为西北之首。加拿大“艺术之家”、日本日中友好会馆和国际美术协会等,收藏了我省 3 位书法家的 9 幅作品。这表明,在 80 年代,甘肃书法艺术的国际国内影响日益增长。

摄影艺术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有国际影响的摄影艺术作品出现了。《小卓玛》获香港第 23 届中华摄影学会国际影展银杯奖。《特殊的享受—浴》获联合国亚洲文化中心奖励。《待发》获中国摄影家学会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摄影艺术奖。《心不在焉》获英国第 130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银杯奖。《世俗的干扰》获澳大利亚 1989 年国际影展三等奖。《丝路风情》、《兰空雄鹰》等艺术摄影集的出版,庆祝建国 35 周年、40 周年两次全省摄影艺术展览的 63 幅获奖作品,真实地展现了甘肃人民的时代风貌,凝聚着摄影艺术家们关于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深沉思考。《力的凝聚》、《沙漠之旅》、《光和热》等,显露了来自生活的艺术特色和个性,富有哲理的艺术构思和内涵。在国务院文化部和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摄影展览中,甘肃入选作品 5 幅。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在提高,群众性的摄影艺术活动逐渐成为人民生活的组成部分。群众业余摄影艺术活动和摄影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提高。

戏剧艺术在《丝路花雨》、《西安事变》、《南天柱》三个闻名全国的优秀剧目的鼓舞下,各剧种的编剧和表导演艺术创作全面进步,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艺术质量较高的剧目。舞剧《塞·顿月顿珠》、《西天的流星》,京剧《原野》、《热血》等,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燕河风波》、《异域知音》、《刘巧儿新传》的创作和演出,把现代陇剧艺术推向了新阶段。《花海雪

冤》引人注目地出现在首都庆祝建国 36 周年的文艺舞台上,显示了从甘肃人民生活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花儿和花儿剧艺术的生命力。话剧、歌剧艺术进行了艰苦有益的多方面探索、试验和创造。歌剧《咫尺天涯》进京参加建国 40 周年的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广大观众的赞赏,表明了歌剧艺术在民族化道路上发展的前景。话剧艺术创作突出地显示了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艺术造诣。《路易·艾黎》在 80 年代的文艺舞台上矗立起一个为世界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是十分可贵的。在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调演中,话剧《白雨》获金奖,《快乐的苦命人》获银奖。话剧《黑雾》因其深刻触及现实社会问题而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吸引了广大青少年和工农群众,为戏剧走出沉闷的低谷燃起了一把希望之火。

这十年音乐艺术也得到了全面、健康、稳步的发展。歌曲创作、器乐和声乐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 16 首歌曲获全国性各种奖励。《奶羔歌》、《黄河边上的尕娃娃》获全国儿童歌曲创作一等奖。钢琴组曲《川西素描》获全国室内乐评奖三等奖。这标志着甘肃作曲家已经具备驾驭高深器乐作品的创作能力。1988 年全国歌手比赛,甘肃歌手获得了民族组银杯奖和美声组优秀奖。在全国性职工、少年儿童等各种音乐大赛中,甘肃选手 13 次获得高名次奖励,显示了我省音乐艺术发展的群众基础和广阔前景。

舞蹈艺术十年发展的主要收获是,敦煌舞派的成长和民族歌舞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贵艺术实践。甘肃省艺术学校的舞蹈家们深入敦煌石窟,搜集资料,研究编写了《敦煌舞基本训练教材》,为敦煌舞蹈艺术的教育和发展,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突出贡献,受到国内外敦煌学界和舞蹈家的强烈关注和高度评价。大型舞蹈节目《敦煌梦幻》、《古韵》、《敦煌莲花舞》和舞剧《箜篌引》,继《丝路花雨》之后,在敦煌舞蹈艺术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带有标志意义的艺术成果。部队舞蹈工作者创作演出的独舞《茶花仙子》、双人舞《送哥出征》、集体舞《红军哥哥回来了》分别荣获国务院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的特别奖,编导二等奖、三等奖。与敦煌舞派的发展相映成辉,省乌兰牧骑的多年奔波,把他们丰富各族人民文化生活的艺术足迹,留在了沙漠戈壁、草原山乡,三次荣获文化部、国家民委嘉奖。他们的艺术创造,是各族人民美好生活

的结晶。舞蹈《奶羊羔》、《牧狮》、《保安腰刀》、《欢乐的响铃》等 12 个获奖节目,洋溢着劳动的幸福、民族的欢乐。作为甘肃民间舞蹈艺术的代表,兰州太平鼓队以威武雄壮的气势,豪放勇健的舞姿,荣获 1988 年 9 月“中国舞·蓉城之秋”最佳代表队奖、最佳节目奖和最佳方队奖。并为祝贺十一届亚运会的举行,在首都人民和国际友人面前,打出了“西北汉子”的威武雄风。黄河之畔的农民舞蹈队,为他们自己,更为全省人民,赢得了艺术的荣誉和骄傲。

这十年的曲艺创作和表演也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大的进步。兰州鼓子《送女出征》,对口快板《琵琶反弹谱新曲》,相声《关键时刻》、《节日》、《点土成金》,获得全国或全省性奖励。《岔路》获全国新故事优秀创作奖。部队曲艺家创作表演的兰州方言快板,以其源于人民生活的鲜活语言艺术形式和独特个性,深刻反映现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健康内容,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兰州鼓子的音乐改革和新颖表演,为这个土生土长的表演艺术品种带来了希望和将有更大收获的未来。省曲艺家协会四次集中倡导、发动、组织曲艺节目创作,获得丰硕成果,编辑出版了《歌词集》和《相声集》。《绿曲新歌》、《走廊新曲》的征集和一些义演活动,体现了曲艺为甘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热情。

杂技艺术家们在尝试杂技与舞蹈等姊妹艺术相融合,运用杂技艺术弘扬敦煌文化方面进行了艰苦有益的探索。《盘鼓》、《飞天》以其古朴典雅的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荣获全国第一届杂技比赛铜牌奖和鼓励奖,进京参加国庆 35 周年献礼演出,在中南海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接见和鼓励。《顶碗》荣获全国第二届杂技比赛特别奖和优秀节目奖。《荡秋千》、《双钻桶》获西北地区杂技比赛二等奖、三等奖。省杂技团五次出国演出,代表中国参加了伊斯梅利亚国际艺术节,受到了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赞赏。

借助戏剧艺术的雄厚基础和文学猛步前进的兴旺势头,这十年的电影电视剧艺术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建国以来至 1980 年,甘肃摄制和甘肃(包括驻甘部队)作者编剧的影片只有 5 部。而这十年间,却有故事片《淘金王》、《黄金大盗》、《少年战俘》和舞剧艺术片《丝路花雨》等 10 部问世,比前 30 年增加一倍。《盗马贼》在瑞士第四届第三世界电影节获头奖,《路漫漫》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祁连山的回声》获文化部电影创作二等

奖,《淘金王》获上海电影制片厂小百花奖。这些成绩,对于较之其他艺术创作生产过程更为复杂,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艺术基础更厚实的电影艺术来说,是用异常辛勤的劳动换来的艰难艺术进步。

尤其能体现这十年间甘肃文学艺术时代性、历史性进步的是,电视剧艺术从无到有,快步前进。它不但反映了全省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凝结着文学、摄影、音乐、表演、导演等多门类艺术综合发展的成就。在可以摄制电视小品、短剧、单本剧的基础上,多集电视连续剧也在甘肃艺术家手上诞生,《这仅仅是开始》等12部电视剧获全国性奖励。六集连续剧《艾黎与何克》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中篇连续剧二等奖。《音德尔牧歌》、《肋巴佛传奇》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骏马奖”。《山道弯弯》、《兵车行》、《白色鸟》、《前市委书记》、《血灯》等获大西北优秀电视剧奖。单本剧《命运在敲门》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国36周年优秀电视剧。甘肃及驻甘部队作者编剧、在省外制作的电视艺术作品,也有较大收获。电视艺术片《黄河的儿子》、《血染的道路》、《长征—生命的歌》讴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英雄业绩的巨大热情,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以平静的激动和无尽的思索。《啊,巴丹吉林》获中央电视台优秀节目一等奖,《祁连山—中国西部之神》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宣传一等奖。仅仅几年的时间,这门年轻的艺术就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绩,显示了异乎寻常的旺盛生命力。

第五阶段:1990年到1999年,是甘肃文学艺术深刻变革和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

这十年的拼搏,十年的艰辛,孕育了90年代的丰收和辉煌,带给了我们向20世纪即将告别时的欣慰。

文学方面,这一时期有明显进步和较大发展的是中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

一批以中青年为中坚的中篇小说作家,以其难得的敬业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苦斗,大大提高了中篇小说的思想水平和语言艺术、结构艺术,不仅使中篇小说在本省文学艺术整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十月》、《中国作家》等全国著名大型文学期刊上,也常有它们的位置,使原本远远滞后的甘肃中篇小说得以与全国文学界交流,并以其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创作风格引起广泛关注。以《雀舌》、《命兮

运兮》、《远乡夫妇》、《壮丽光阴》、《黄河从市中流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小说、人生探索小说、改革题材小说、新英雄主义小说,无可辩驳地证明,甘肃中篇小说在 90 年代的新崛起。

长篇小说创作进入 90 年代的明显特征是,题材的扩展,思想的深化和艺术上的进一步成熟。从题材上看,一方面是继续向古代历史生活扩展,如《铁血金戈》、《骊靛书》、《梦醒敦煌》、《〈三国演义〉补》等;同时也向现当代革命历史题材扩展,如《走出硝烟的女神》等。有的作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联系起来,交织起来,审视历史,探索人生,使作品大大增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社会的、哲理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在向农村题材扩展的同时,也在向城市工业题材扩展。既有深刻揭示商品经济大潮与宗教伦理传统的矛盾错综交织的《欲壑》,有用现代眼光近距离审视中国农村改革中社会生活风云和农民心理震荡的《月牙泉》;又有以黄河边上一条小巷的变迁,辐射工厂和城郊生活的多层面,在相当广阔的规模上艺术地概括当代城市人精神面貌的《老巷》;围绕国有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展开丰富复杂的思想冲突和社会矛盾,大胆触及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若干实质性问题的《甜的铁,腥的铁》;还有熔现实与幻想于一炉,极显西部色彩的现代“寓言”,雕塑坚韧追求完美人生形象的《汗血马》。

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力作的出现,是 90 年代甘肃文学创作实力大增长和水平大提高的重要标志。主要特点是,开始追求史诗性、全景式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重大题材。《大迁徙》就是运用宏伟的艺术构架,全景式地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图景和英雄足迹,塑造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众多豪杰英才的丰满立体群象。《农奴戟,英雄血——清涧、渭华暴动纪实》,也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革命斗争史诗。《敦煌之恋》以强劲有力的笔触,深情赞颂了敦煌艺术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永恒魅力,详尽记述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为保护、挽救、研究、光大敦煌艺术所作的贡献。这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它获得了甘肃作家作品至今获得的最高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新河》,以诗人的激情,学人的眼光,大笔抒写举世瞩目的引大入秦工程的全景全貌,作者力求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统一,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理性与激情的统一。这是一曲中华民族敢于

战天斗地大无畏精神的颂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命力的颂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颂歌,改革开放重大国策的颂歌。

90年代甘肃文艺繁荣和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戏剧和舞蹈连续出现较高水平的富有独创性的大型剧(节)目。在艺术生产方式上,充分发挥了专业与业余结合,省直艺术团体与地县企事业单位的结合,省内外艺术力量结合的优势。在艺术品种上,几乎话剧、京剧、陇剧、秦剧、眉户剧、歌剧、豫剧、藏剧、舞剧、儿童剧、戏剧小品等各剧种和大中小型舞蹈节目,都有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出现。陇剧《天下第一鼓》,带有报告文学特点的话剧《极光》,唱腔具有西部音乐特色的京剧《夏王悲歌》,将敦煌古乐谱挖掘整理并复活于舞台的《敦煌古乐》,分别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奖。秦腔《西域情》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奖双项高规格奖励。大型舞蹈诗《西出阳关》,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文华新剧目奖,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化妆设计获“文华舞台美术奖”。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甘肃戏剧艺术人才成长和成熟的是,陈霖苍、周桦、窦风琴、雷通霞连续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陈霖苍因在京剧《骆驼祥子》中饰演祥子,将现代舞蹈技艺融入传统京剧程式,创造性地揭示人物心理的动人表演和出色演唱,荣获二度梅奖。群众性广场舞《兰州太平鼓》、《攻鼓子》分别获文化部举办的“群星奖”金奖和银奖,儿童舞蹈《绿盖头》获银奖。还产生了《牛角鼓与铜铃铛》、《背鼓子》、《我和老师》、《种太阳》、《欢腾的女儿节》、《竹林深处》等一大批优秀少年儿童舞蹈和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儿童剧《渔夫和金鱼》、《金水车》。

对90年代甘肃文艺特别是舞台艺术各门类影响深远、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是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于1994年在兰州举办。这次艺术节正式参演剧(节)目32台,其中国外和港澳台地区4台,祝贺性演出13台,共演出120场,观众达12.7万人次。还举办了美术书法摄影展、民间民俗美术展等数百个文化艺术展览,观众近百万人次。群众性广场舞组合《陇原风》,由二千多人参加的十五个方队表演白马藏族火把舞、龙灯舞、云阳板舞等。《金城狂欢之夜》有一万二千多人汇聚广场,六千多人表演火把舞、花环舞、龙舞等。这样大规模、高水平的群众性广场舞表演,在甘肃群众文艺史上是空前的。作为这次艺术节“龙头”的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黄河潮》,是由二十三个单位的九百多名演员表演的以舞蹈为主题文艺